观察

邮展与邮市 为何冰火两重天

刘礼福

7天约60万人次的观众数量——4月16日“中国2009世界集邮展览”在河南省洛阳市落幕。围得水泄不通的展馆柜台，从早守到晚的拍卖竞买人，为了一睹“黑便士”“绿衣红娘”“红印花‘小字当壹圆’”等传世珍邮而排起的长长队伍……此次邮展摩肩接踵的场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作为集邮重地的邮市却是另一番景象，不仅全无昔日人满为患的繁华，而且邮市行情也如度严冬。对此，业界人士各有说法。

人多并不说明集邮火

苏慎余（北京集邮家）：这次世界邮展是集邮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因为无论从邮展规模、参观人数还是从展品水平来说都是创纪录的，而且很多珍稀邮品的展出更是提升了邮展的水平，也让国内邮迷们过足了眼瘾。像英国王室送展的“黑便士”38枚大方连，在以往的世界邮展上是很少见的；而1840年发行的世界第一枚邮票英国“黑便士”珍邮及其首日实寄封，毛里求斯“邮局”邮票、“红印花‘小字当壹圆’”、清代阔边大龙封、“全国山河一片红”（4方连）、田世光绘“牡丹”邮票原图6幅和百慕大临时邮票等珍贵邮品，都是邮票史、邮政史上非常难得一见的珍品。

众多的参观者中，很多人也是冲着它们去的，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集邮者，就要划个大问号了。把展馆柜台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很多人认为，那些只在展馆现场出售的世界邮展邮品日后肯定会升值，所以他们才会去参观邮展；也有些人就是去“凑热闹”；还有些人原本就是邮商，去邮展就是为了进货。北京奥运会、全国邮展期间的邮品热销都证实了这一点，但结果证明，我们的集邮队伍并没有因为这些重大活动的人气旺盛而有所壮大。

有人说，曾经在卢森堡举行的一次世界邮展上，6天时间里总共只接待了4万人。而本届邮展的参观人数达到60多万人次，的确让人瞠目结舌。不过，中国有多少人？现在的150万集邮爱好者如果有1/10去参观邮展，就是15万人；而卢森堡又有多少人？由此看来，我们虽然是集邮大国，但不是集邮强国。60万人次的参观人数只是一种火爆的表象，而不能说明中国集邮事业就繁荣了。

另外，这次世界邮展是与第27届洛阳牡丹花会同期举办，不排除邮展人气借了牡丹花会的光。想想看，邮展开幕之前的全国60个城市巡回展览，又为邮展招揽了多少人？所以说，在欣喜之余，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成功举办邮展并不等于中国集邮又火了。我们应该关注邮展中中国展品获奖多少，中国展品的质和量如何，以及中国集邮事业下滑的现状和原因。

不缺集邮者但缺好政策

苗中鑫（北京邮资信卡研究会会长）：如此火爆的场面，说明中国的集邮还是有传统的，也说明中国的集邮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并不缺少集邮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那我们缺什么呢？这就要从近10多年来我们的集邮队伍日渐萎缩的原因说起。

由接触到喜欢再到收藏，每一条收藏的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寄信”是人们能接触到邮票最为重要的途径，但随着手机、网络等现代通信方式的发达，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寄信”，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但让集邮爱好者越来越远离集邮、让那些潜在邮迷越来越少接触到邮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的邮票发行和销售政策。国家邮政部门人为地划分通信邮票和集邮邮票，而集邮邮票只能预订。这种政策让原本一件轻松快乐的爱好变成了负担，谁还愿意集邮？像在北京这样约有1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四五个集邮公司的窗口在销售集邮邮票，而且还不是常有，又不能只订半年的或一两套。这种持续了近20年的政策，不知扼杀了多少集邮爱好者。

一方面是买不到邮票，另一方面是新邮票被集邮公司拿到邮市中，成包、成箱、成版地卖，致使面值1.2元的新邮票被炒到2元多，由此形成的新邮炒作之风愈演愈烈。这样下去，邮票都是在一些并不集邮的邮商手里炒来炒去，并没有到邮票的终端消费者——集邮爱好者的手中，中国的集邮事业和邮市焉能有好景象？但在其他国家，这样的炒邮现象难寻踪迹。

难怪美国有2亿人口，集邮爱好者却有1600多万人，而他们发行邮票的数量一般也是几千万套到1亿套，但美国的邮票从来不打折；而我国的人口是13亿，集邮爱好者只有150万人，每次发行邮票只有五六百万套，却还是打折，而且打折的幅度很大，这是为什么？答案很明了：中国集邮事业发展缺少的最根本要素是好政策，这个问题邮迷们已经呼吁很多年了。

邮市不会因邮展而逢春

庄庆强（上海邮评人士）：其实，邮展和邮市并没有多大关系，集邮和邮市也有很大的区别。世界邮展的举办会让中国集邮爱好者的欣赏水平和集邮文化有很大的提高，但它并不会引爆邮市。

大家心里都明白，邮市近些年来一直在低谷徘徊，这既与集邮事业受到多重冲击日益萧条有关，也与邮品发行管理政策调控失当有密切关联，而这两大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得到根本解决的，更不可能靠着一次短暂的世界邮展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希冀通过这样一次盛会来重振中国邮市以往的雄风，只是部分邮市投资者的一厢情愿。

邮市是邮商为集邮爱好者提供集邮品的经营场所，但现在它的此项功能正日趋退化。因为集邮爱好者要想买些老纪特票都很难买到，就更别说是老纪特票的首日封或者实寄封了。邮商现在摆在柜台上的全是近三五年的东西，他们的经营方式也继承股市的衣钵——做批量销售、喜欢炒作。就在世界邮展前后，类似“弃股从邮”“股市危殆”“邮市不差钱”等评论再次开始在邮市泛滥。

但我们看看此次邮展展出的3200框邮集，有哪一种、哪一枚是炒出来的？所以说，从国家邮政局到集邮爱好者再到邮商都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集邮要遵循“精、老、稀”为贵的原理，注重集邮文化的传播、注重集邮价值的体现，而不是让人只看到集邮的“钱”途，也不能把“向集邮强国迈进”当做口头禅。

其实，集邮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符合我国文化大国发展目标的。为此，我们的邮票发行和销售政策也应与国际接轨，邮票随意销售，让寄件人随意使用邮票，通过信件上所贴的邮票让更多人接触到邮票。邮票在出入境的时候，不像书籍是受审查的，信封上的中国邮票可以把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等资讯传播到世界各地。

藏品 赏鉴

笔者收藏的《耀庭包印壶》

制壶名家胡耀庭的传世作品

陈国源

我家传《耀庭包印壶》一具。砂泥色褐紫，均挺光润，壶体造型浑然一体作包袱状，这种壶式被雅称为诰宝壶，俗称四方包袱壶。包袱以线条折纹勾勒自然，上部略有弧度，盖纽为包袱结状，惟妙惟肖。壶腹一面镌“诗清都为饮茶多”七字篆体，另一面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十字隶书，下署为“利永刻”三字行书（“利永”为民国初年由宜兴芳桥周文伯和蜀山邵伟如合资开办的“利永陶器公司”，胡耀庭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盖钤“耀庭”篆文横长方印，底钤“耀庭”篆文方章。壶高10厘米，宽17.5厘米，口径为5.5厘米。

据“历代紫砂名家及作品鉴赏”介绍：制壶名家胡耀庭，生于清咸丰、光绪年间，卒于20世纪30年代。以善制方器著称，浑朴古雅，规矩严谨，运线流畅，棱锋毕现；盖口严密合缝，造工匀挺精细；权衡比例自然，整体协调和谐。耀庭常与歧陶、漱石氏、岩水氏和申江友周等合作，由耀庭制壶，歧陶、漱石氏等书画或镌刻。钤印常用“耀庭”章，有方、长方、扁长方等多种形式。耀庭亦常为上海铁画轩、利永陶器公司、吴德盛陶器行等制壶。

胡耀庭传世作品有：南京博物院藏《耀庭砖方壶》一具，茶黄泥，壶身扁长方，流、把、盖均为方形，桥形纽，整体调和，做工精美。壶腹一面镌菊花图一幅；一面镌“酌彼清泉，涤我唐贡”八字隶书，下署“岩水氏作”四字行书。盖钤“耀庭”篆文横长方印，底钤“耀庭”篆文方章。香港茶具文物馆藏《耀庭方壶连温炉》一具，上为方形壶，系有金属提梁；下为连温炉，两边设提环，四面设八卦纹作透孔。壶身镌“红炉石鼎烹团月”七字隶书，下署“潜陶题”三字行书。台北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也藏有《耀庭方壶连温炉》一具。另外，民国初年上海铁画轩公司成立时，店主戴国宝（号玉屏）特请胡耀庭制作一具《汉方壶》，此壶现由南京王一羽先生收藏。王一羽先生还藏有胡耀庭《秤砣方壶》，高16.5厘米，口径5.7厘米，底款“铁画轩制”，盖钤“耀庭”。材质铁砂透淡，壶浑朴严谨，稳重端正。

（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文房之宝收藏委员会主任）

速递

南图展出20余种珍贵“南京解放日”报刊

本报讯 4月23日是南京解放60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世界读书日。南京图书馆特别推出“新生”——纪念南京解放60周年馆藏文献展，首次展出该馆收藏的20多种有关南京解放日的报纸原件，吸引了不少收藏爱好者和普通市民前往。

据南图历史文献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南图的前身是民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因此馆藏民国文献数量庞大，收藏了从1875年到1949年10月的报纸达1000多种。其中，南京解放前后的报纸就有20多种，大部分是解放区办的，也有香港和台湾地区办的。如今，这些报纸大都已经发黄，显得十分陈旧。“我们一般不轻易拿出来展出，从1995年开始就有了这个规定，如果需要查阅只能通过阅读仪看胶片或影印件。此次展出是特别为南京解放60周年，选出了从1949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的《新华日报》、《开封日报》、《内蒙古日报》、《益世报》、《长春日报》以及香港的《工商日报》和台湾的《中华日报》等20余种报纸，分为国共和谈、胜利渡江、解放南京几个部分，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段光辉历程。”（阳 明）

红山玉器珍品让柳州人饱眼福

本报讯 4月28日至6月14日，由柳州博物馆、《柳州日报》主办，台湾红山文化海外研究会、柳州市考古博物馆学会组织的“海外遗珍·红山玉器珍品柳州特展”在广西柳州博物馆举行，共展出1368件玉器珍品，主要来自欧洲、美洲、亚洲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华人实业家、收藏家，经过数十年的精心搜集。

红山文化距今约5000年至6500年，是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西辽河流域）及黑龙江、吉林省、河北省北部等地，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而得名。从8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统称为“泛红山系文化”，各个文化均有玉雕制品，在红山文化时期达到玉器制作与使用的顶峰。该时期玉器立体圆润的独特风格，生动诠释了“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柳 协）

西泠印社举办古旧书画修复展

本报讯 近日，“西泠印社古旧书画修复展”在浙江杭州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共展出从明代至近代书画作品45件，其中包括曾经破损非常严重的浙派书画创始人戴进的《山间行旅图》。

据介绍，西泠印社藏品经过数十年积累已达万余件，许多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有的被虫蛀，有的发霉、残损破旧或者起皮脆裂，数百件古旧字画亟待抢救性修复。2005年起，西泠印社开始有计划地逐年安排部分亟待抢救的古旧字画，聘请南京博物院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修复、重新装裱。专家们共修复了70多件，由于有些画幅比较大，场地有限，所以，这次只展出45件。

“如果把画翻过来，你会看到画的后面贴了很多小纸条，有的多到几千张。这都是为了让破损的画拼接起来。”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文物管理处处长王佩智说，为了抢救这些古旧字画，南京博物院的专家们花了4年时间，“清代江宗所作的《山水图》送去的时候，已经破损得面目全非，画芯跟炸开了一样。专家们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这是修复时间最长的一幅画。”（屠 悦）

北川战地妈妈（油画） 120厘米×120厘米 周晓冰 周海黎 合作

藏家 感悟

我为何收藏油画《北川战地妈妈》

高利军

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深深地缅怀遇难同胞，同时也被那些无私奉献、充满爱心的志愿者所感动。在过去的一年里，无数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灾区的支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谈及艺术收藏的话题，我感触很多。

特别想要说的是那些用爱心铸造的、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心灵之爱，才是我对艺术收藏的真正动机。灾难发生后，许多艺术家都参与到了这场爱心大接力当中。他们每个人用不同的视角和对灾难关注的出发点，创作着自己心中的灾难情结。我认为，一件艺术品作为特定时期的代表，如果不能转化为一种民族精神气质的张扬，就是给他再高的评价也不能够让人信服，除非你真正拥有它。

艺术是记录社会现象的一双“眼睛”。作为一个业余的艺术收藏者，能够尽量去关心和爱护这些深情的“眼睛”，同时以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和关注所钟爱的艺术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北川战地妈妈》（见上图）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曾经是一位军人，这幅饱含深情的油画作品是我在画家工作室里发现并多次眷顾才收藏到的。

艺术家周晓冰也许过去不大为人所知，但他是一位艺术界的斗士。我认为，他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创作跟他的名气是不成比例的。他搞艺术创作是自己的钟爱，从不抛头露面地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30多年的艺术创作经历，造就了他特立独行的游侠风格。他为自己而创作，大多数作品不是友人收藏就是自己藏于居所与友人共享。他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正是“5·12”灾难中他表现出来的斗士般的刚强。他以50多岁的身体出现在多处灾区的战斗现场，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多次深入到灾区支援。他去灾区不是为艺术采风而去，而是以志愿者身份战斗在最前线，那份真诚就在他的心中。也正因为在关于“5·12”美术作品展览会上的几次偶遇，我才知道他是一位我心仪的画家。我想，这份感动决定了我对他的好奇。

后来，我到他的工作室，方知他是一位道行高深的艺术家。跟他进行交流和对他的艺术品观摩欣赏后，我发现，尽管我也收藏了部分师出名门的艺术家作品，但我并没有完全追踪和绑定他们，周晓冰第一次让我个别关注。我想是那份真诚和他要将画作据为己有的固执感动了我。虽然他不为更多人所知，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真诚艺术家的热切关注和推崇。

作为企业家和艺术收藏者，我想我要藏品，更要艺术家内心的真诚。当下每个收藏家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收藏目的。油画创作和现代陶艺作品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它以艺术家的真诚情感表达对时代的观点和看法。我不要造作和矫揉，我要一个真诚的负责任的时代写照。这就是我的收藏目的。

（作者为艺术品收藏家）

『关注那些缺衣短食的穷画家』

夏彦国

不久前，宋庄的上上国际美术馆有新展览开幕。开幕式现场来了很多观众，媒体也不少。放眼望去，看不到几个艺术圈的熟面孔；走进展厅，却看到好多画都是“熟面孔”，习作和模仿名家的作品比较多，毕竟这次展览的都是一些低价位艺术品。走一圈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坐下来一想，觉得自己不能用太高的眼光来要求这些处于温饱层面的画家们。艺术市场不好，受到更大冲击的反而是这些本来价位就不高的画家。他们应该受到关注，但是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艺术界对他们的存在少有问津。

有媒体人士跟我说，个别画家的作品在现场已经被预订了，这让采访的人都觉得有些奇怪。现在除了“一线”画家生活可以炫富外，“二线”画家正在默默改变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而“三线”画家仍然挣扎在贫困的边缘。从现实意义来看，这比学术意义更真实。著名批评家栗宪庭曾说，他最近的视野是关注那些缺衣短食的穷画家，这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而这次展览的初衷似乎跟栗宪庭不谋而合。

从前来的观众看，当代艺术圈的人较少，外界的人居多，这也是在现场看到有人买作品的原因。如果都是当代艺术圈的人，不会买这些作品，因为它们没有炒作价值，反而不如那些著名画家的作品好运作。但是这些作品是大众可以看得懂的，所以来参观的大众才会欣赏和收藏。从现场的气氛来看，也可以发现大众对当代艺术的发展还是感兴趣的。惟一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可能会影响他们以后的视觉判断。

由于宋庄在当代艺术界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导致宋庄的美术馆对艺术界吸引力有限，再加上现在金融危机的缘故，宋庄的画家和宋庄的机构更是处于低谷。而像上上国际美术馆这样持续不断地在投入人力、物力，似乎在做公益事业一样的艺术机构，他们从客观上为推动宋庄艺术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所以我觉得，当代艺术界的媒体和批评家应该去关注处于市场弱势的画家群体，如果只是把视野放到“一线”，我们曾经说到的艺术市场的复兴就只能是奢谈了。

（上接第一版）

问：拍卖公司或者藏家找画家本人鉴定真伪是否可行，有何利弊？

李津：我觉得如果是大型的拍卖会，而且一次拍出同一个画家的作品比较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画家本人亲自鉴别一下。但是，有的拍卖公司就不愿意这样做。比如，去年我看到辽宁的一家拍卖公司正在拍卖我的假画，我打电话过去要求他们撤拍，可他们根本不听，照拍不误，最后竟然还是以高价拍出去了。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和拍卖公司对簿公堂，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财力，都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拍卖公司只是负责商业拍卖的机构，法律也允许它们对拍卖的作品不保真。同时他们也不是假画的制造者，很多假画是倒卖了好几次才进入拍卖公司的，要真正找到制假者实在是难上加难。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画家对自己的早期或者不满意的作品否认是自己画的，让藏家和拍卖公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这毕竟是少数画家。一个有责任感的画家，应该实事求是地告知作品的真伪，哪怕是自己以前不成熟、不满意的作品。你可以向对方强调，这件作品的艺术性不强，不值得花高价钱购买，但没必要否认是自己画的。

贾浩义：在中国画领域，画家过去的作品肯定不如现在的好，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以前就碰到过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我给一位工会主席画过一幅画，前几年有人请我鉴定，我一时想不起来是不是我的作品了。后来一打听，还真是我年轻时候画的。于是，我跟那个藏家说，这是我的早年作品。他听后，也很高兴。我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凡事想开了，可能就不会太在意了。

相关链接

贾浩义 笔名老甲，1938年生于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1961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1978年调入北京画院从事专业创作。现为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老甲艺术馆馆长。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参加国内外联展数十次，出版多部个人画集。

贾浩义的早期作品以人物画为主，20世纪80年代后以马为载体进行大胆结构与重构，创造出独特风格的大写意作品。

李津 1958年生于天津，1983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和参加联展数十次。出版专著有《浩大能量·就在身旁》、《李津》、《饮食男女·李津墨书集》。

李津的画取材于生活，通过对生活场景的描绘，反映了亲情之间的微妙情趣。